

## 第五回 托友生通家作伐 邀隆聘公子辭婚

話說龍興去請白生，天色已晚，留他住了一宿。次日清晨起身同行。走了好幾時候，將近胡街，龍興道：「已到門首了，請白相公廳上少坐，待龍興去報相公出來。」白生坐下，說：「去請來。」龍興走到書房門首，說：「怎麼把門扣在此間？待我叫一聲——相公！」龍生在內應道：「龍興回來了麼？」龍興道：「古怪，怎麼又在裡頭？白相公請到了。」遂把門扣去了。龍生問：「白相公在那裡？」龍興道：「在客廳上。呀！相公身上怎麼怪香的？」龍生道：「不要多講，去看茶來。」龍興道：「是。」與白生相見，坐下。白生道：「且住，幾日不見，怎麼這光彩奪目，異香襲人。奇哉奇哉！」龍生道：「敢是取笑小弟。」白生道：「豈敢。果然姿容美似蓮花，到像那裡偷香竊玉來。」龍生道：「休得取笑。今日請老丈到來，不為別事。」白生道：「求見教。」龍生道：「爭奈寂寞，意欲覓個姻緣。」白生道：「此事小弟時常在心，但不知誰家女子可以相匹？」龍生趨近指內說：「就在此間。」白生道：「是了是了。這老先生又是令先尊的同僚，他的令愛又是通家兄妹。婚媾甚宜，必然見允。」龍生道：「此事全仗老丈執柯，小弟只怕此事不諧。」白生道：「怎麼不諧？」龍生道：「怕的是炎涼世態，不就寒微。」白生道：「這個老先生是個古君子，必然允從。今日到是個好日子，只不曾備得帖兒和大衣服。」龍生道：「小弟俱已備下了。」龍興道：「咦，好著人。」遂將衣服遞與白生穿起。白生道：「龍興你進去，看胡爺可在家麼？」龍興道：「恰好夫人起病，今日家宴哩。」白生道：「到也遇巧，龍興，你送帖子進去。說白相公特來參拜。」龍興持帖去了。龍生道：「老丈進去，小弟看個朋友，回來領教。」白生道：「少不得討個喜信，回覆龍兄。」

卻說龍興走到後所，見了胡公，把帖呈上。說：「外邊白相公來拜老爺。」胡公接帖一看，上寫「晚生白元鈞頓首拜」。問：「這就是你們相公相知的麼？」龍興道：「是同會文的。」胡公道：「是什麼衣服來？」龍興道：「大衣服。」胡公道：「取冠帶來。」龍興取來，胡公穿了，說：「快請。」龍興道：「白相公，有請。」白生上前施禮，胡公答拜說：「足下儒林梁棟，學海珠璣。小兒輩久荷熏陶，使老夫不勝感戴。」白生道：「老先生朝野具瞻，斯文宗匠，偶緣附驥，遂爾登龍。雖先輩不棄寒微，使後生不勝欣幸。」胡公說：「請坐。」白生道：「告坐。」胡公道：「看茶。」龍興道：「有茶。」白生執杯打恭後，胡公道：「足下今日光顧，必有所教。」白生道：「晚生不為別事，特來替令愛做伐。」胡公道：「是什麼人家？」白生道：「就是老先生通家子龍生。」胡公聞言，笑了一笑說：「哦。」白生道：「令愛是閨中女貌，龍兄是門下郎才，又是通家，真稱鴛侶。本來管鮑，再續朱陳。」胡公道：「婚姻非同小可，月下書兒須要端詳。」白生道：「事在不疑，何用多慮？」胡公道：「別無可慮，只是寒荊鐘愛此女，非吾能專。」兩人方把茶杯擱下，胡公道：「足下暫且請回，待老夫與寒荊商議停當，容遣小兒走復。」白生道：「求老先生玉成此事。晚生暫且告退。」

胡公送出白生，轉回後廳。叫小英請夫人、大爺出來，內邊應道「來了」。夫人走來說：「相公萬福。」胡公道：「夫人少禮。」胡連道：「爹爹、奶奶拜揖。」胡公、夫人同道：「罷。」胡氏夫人問道：「適才何人到此？」胡公道：「是冰人月老，須大家商量。」胡連道：「這是替孩兒做媒的了？」胡公道：「不。是替你妹子作伐。」夫人道：「他提那一家？」胡公笑道：「你道是那一家？」胡連道：「想是王家。」胡公搖頭道：「不是。」胡連道：「這等是李家？」胡公又搖頭道：「也不是。」夫人道：「還是那一家呢？」胡公道：「是龍郎央彼來說的。」夫人道：「怎麼回他去了？」胡公道：「我方才言語吞吐。」夫人道：「相公主意還是許他麼？」胡公道：「想來這姻緣頗好。但他現在漂泊，又無舅姑。所以狐疑那人道，想龍郎昂昂氣宇，一時青雲路阻，終是一個出頭日子，何妨許他。」胡公道：「夫人意思是許他的了？」夫人道：「女婿必要讀書人才是。」那狐仙早已暗中竊聽，眾人那得知曉。胡公向胡連道：「連兒你的主意卻怎麼？」胡連道：「他是癩蛤蟆想天鵝肉吃。論相貌，非富即貴。」背地說道：「難道金釵再能變成薔薇花麼？」「若過聘時，須要他夜明寶珠。」胡公道：「你看又胡說了。夜光之珠世間那討？他是故家兒女，傳家之物一定也有幾件。倘若沒有，也就罷了；若是有時，也是兩家體面，孩兒去對媒人白先生說便了。」胡連道：「依孩兒的主意，要他祖母綠貓兒眼、金剛鑽夜明珠挑幾挑來才許他哩。」胡公道：「不要胡說。」正是：兩家情願是婦親，何用金銀共寶珍。

他們一家商量回去，這狐仙在旁聽得明白。說：「胡連這廝要龍生寶貝過聘，只可奈何得龍生，奈何得我來麼！時下金兀術暗藏明珠，求援秦府，不免到那裡盡可取來，付與龍生便了。」列位，你道古人那兩句說得好，這叫做：不旅萬丈深潭計，怎得驪龍領下生。「俺去取珠去也。」不知果得珠否，下回分解。